# 西周兵制的探討

葉達雄

## 一、序言

于省吾氏曾於一九六四年第三期的『考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　」和「八自」及其屯田制』的文章。主要在說明西周的師旅中設有『冢嗣土』等官職，用以掌管土地和有關生產的事務，認爲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軍事屯田制，而且認爲這樣一來就打破了典籍所稱中國屯田制開始於漢代昭宣之世的一貫說法，現在應該把它提前到西周時代。同年第八期的『考古』上也刊載了楊寬氏的一篇文章：『論西周金文中「六自」、「八自」和鄉遂制度的關係』，說明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中之所以設有『冢司土』等官，是與鄉遂制度有關，而認爲于氏之說是可以商討的。之後，于氏又在一九六五年第三期的『考古』上發表了『關于「論西周金文中六自八自和鄉遂制度的關係」一文的意見』，對楊氏的說法提出辨駁，而楊氏也在同年第十期的『考古』上發表了『再論西周金文中「六自」和「八自」的性質』一文，認爲于氏的論證不夠，因爲在西周的社會制度下，是不可能產生像西漢時代那樣的軍事屯田制的。

我想要了解西周軍隊的情形，必須從西周時代整個的歷史發展上來作探討，才能有所助益，所以本文就是想從這個角度來加以說明。

## 二、文王以前的時代

文王以前，由於史料的缺乏，談到兵制的情況更是鳳毛麟角。僅知道在公劉時代即有軍隊的編制。大雅公劉篇說：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1]

其軍三單，歷來解釋紛紜，現將所知抄錄於后：

---

[1] 屈萬里，詩經釋義(一)，頁二二九，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出版。以下簡稱『詩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毛傳：三單相襲也。[2]

2.鄭箋：邰后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3]

3.正義：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衆不滿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4]

4.馬瑞辰氏說：三單非三重之謂，今以爲相襲非也。箋以無羨卒爲單，亦似未確。今案，逸周書，大明武篇，肇城溼溪老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即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爲糧，承上度其隰原言，豳居允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爲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三單耳。[5]

5.王夫之氏說：毛傳曰：「三單，相襲也」，立義精核而不易解了。鄭氏乃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則誤矣。公劉自西戎遷豳，地狹民寡，安得有三軍之賦乎？單者，董仲舒所謂口軍也，百畝以食八口，除老弱婦女，率可任者三人，三分而用其一，蓋百畝而賦口軍一與後世所謂三丁抽一之說略同，單，一也，三口而一軍，故曰三軍，其賦太多而不與周制同者，公劉草創之初，外禦戎難，內脩疆圉，一時權制而上下同患，民不怨勞，則仁義所結，亦諒其不得已也。顧定賦則然，而上役休罷，更番充伍，故毛公曰，相襲者，猶言相代也。亦以明三單之非橫役矣。然此三單之法，唯以之度隰原之賦而夕陽之山膂者，則但徹田爲糧而不賦其軍。及芮鞫既即位之後，隰原之賦則亦應漸減，則所謂止旅乃密者是也。[6]

6.胡承珙氏說：竊意，傳以單爲對複之名，單者，一也，獨也。三單者，即周禮凡

---

[2] 毛詩卷第十七，頁一二八，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所藏宋刊巾箱本。下簡稱『叢刊本』。

[3] 見註2

[4] 毛詩正義，卷十七之三，頁第二百七十五，世界書局景印阮刻十三經注疏。

[5]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四九七八。皇清續經解，復興書局影印。

[6] 王夫之，詩經稗疏，頁九十三。皇清續經解，復興書局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襲猶言相代，則三軍之中，尙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農，制軍所以爲受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相次，可知並非在道禦寇之謂，即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田百畝以治田也。[7]

7.于省吾氏說：按三之言屢也，古人紀數，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詳汪中述學釋三九，單戰古通，單亦讀憚，國語，戰以錞于丁寧，王念孫讀憚爲戰，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即我惟是其單幽囚之也，列子力命，單至，釋文，單音戰，然則其軍三戰，謂其軍屢戰，有所閱歷也，史記、管仲三戰三走，謂屢戰屢走也，田忌三戰三勝，謂屢戰屢勝也，齊策，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謂屢戰屢敗也。公羊成二年傳，三戰不勝，左定四年傳，三戰皆傷，哀公十一年傳，三戰必死，三戰皆指屢戰而言，是三戰乃古人恆言，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又毛傳稱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是公劉武功，炳彪一時，故詩人以其軍三戰詠之也。箋以三單爲軍制，陳奐依箋意謂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並失之。[8]

由上述可知，單有作盡、一、單處、戰等解釋。若按字的構造來說，單作戰解是對的。按單字，甲骨文作（前七、二六・四）（後下，十二、七）（菁、五、一）金文作（單子伯盨），（小臣單觶）（釋尊）（單伯鬲）（蔡侯匜）（叔單鼎）與干同，單、干叠韻，而且甲骨文獸字有從，所以、相同，十有戰義。[9]若依詩本身來說，單作戰解，恐怕是不合詩意的，因爲公劉到豳後，已開始審查地形，定田賦而安居下來，並不像還處在百戰之中。

從『既溥且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來說，已經是逐漸安居，製定制度的情況。但如果把『其軍三單』解作丁夫適滿三軍，無羨卒，或者解作三丁取一的話，是有以後世的制度來解釋公劉時代的情形，恐怕不是公劉時代的本來面目。何況，公劉從邰遷豳，一切都得從頭開始，那來『大國三軍』之制，商朝在武丁時代也不過是『三自，右、中、左』[10]，因而把『其軍三單』解作大國三軍，丁夫適滿三軍無羨卒，或是三丁取一都是值得商榷的。

[7] 胡承珙 毛詩後箋，頁五六三六。皇清續經解。復興書局影印。

[8] 于省吾 雙劍誃詩經新證卷三，頁廿五～廿六。

[9] 李孝定，甲骨文集釋第二，頁〇四二九～〇四三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10] 郭某，殷契粹編考釋，第五九七片，頁一二四及五〇九。

因此我想就詩的含意來說，還是馬瑞辰氏說的較爲合乎詩意。就是說，公劉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之後，把他的軍隊分做三處，換句話說就是三個單位。

不過，就詩的本身是不能看出公劉時代的軍隊情況的。

## 三、文武成康時代

文王時代的軍隊情況並不很清楚，雖然他曾驅逐混夷、伐密、伐邘、伐崇，敗耆等等，但其組織、兵源等均不得而知。

到武王時代，根據尚書與史記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測出一些。尚書牧誓說：

>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11]

可知武王伐商時所統率的除了周族本身以外，還有各部族的軍隊。而周族本身軍隊的組織，大體上是司馬爲最高統兵官，其下爲亞旅，再其下爲師氏，再其下爲千夫長，再其下爲百夫長。百夫長統率一百人，千夫長統率千人，也就是統率十個百夫長。不過一個師氏統率幾個千夫呢？牧誓並沒有說明。如果把史記所載的合併起來看，也許可以推測出來。史記說：

> 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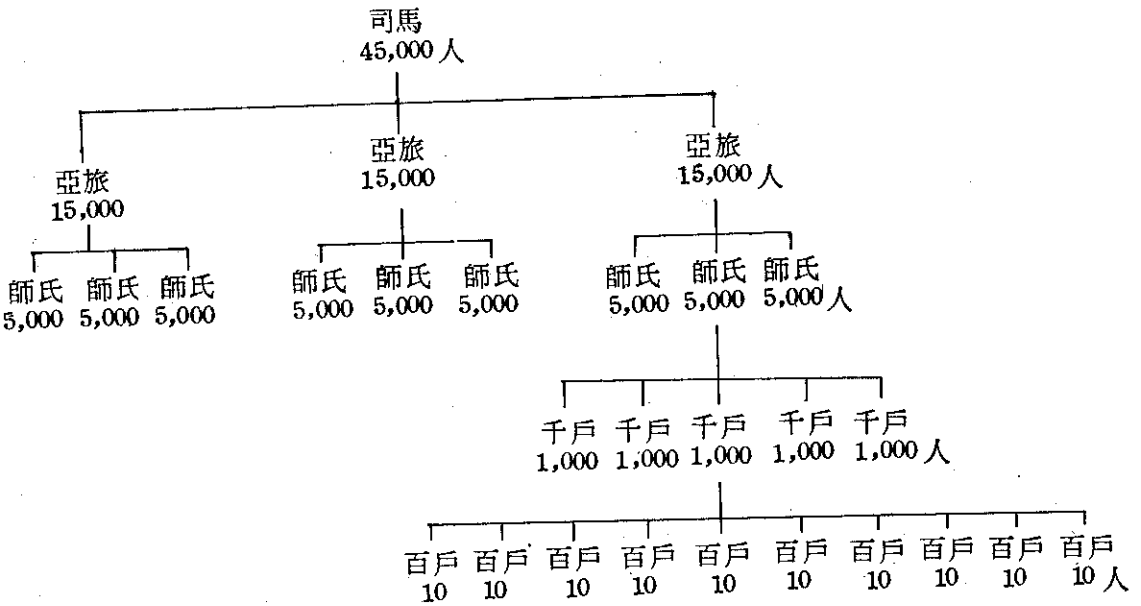
甲士四萬五千人，若以一百人爲一個單位，就有四百五十個百夫；若以一千人爲一個單位，就有四十五個千夫；若每一師氏統率五個千戶的話，就有九個師氏；若每一亞旅統率三個師氏的話，就有三個亞旅。現在列表如下：

| 單位 | 百夫 | 千夫 | 師氏 | 亞旅 | 司馬 |
|---|---|---|---|---|---|
| 兵數 | 100 | 1,000 | 5,000 | 15,000 | 45,000 |
| 百夫長 | 1 | 10 | 50 | 150 | 450 |
| 千夫長 | | 1 | 5 | 15 | 45 |
| 師氏 | | | 1 | 3 | 9 |
| 亞旅 | | | | 1 | 3 |
| 司馬 | | | | | 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 屈萬里，**尚書釋義**，頁五八。華岡叢書。下簡稱『**書義**』。

[12] **史記**周本紀第四，頁七十四。百衲本廿四史，上海涵芬樓影印舊刻善本。




而兵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若以三亞旅分配的話，每一亞旅剛好分到一百乘，虎賁一千人。

不過牧誓與史記都是追述的，是否就是武王時代的情況，是很難斷定的。

到了成王時候，銘文就出現了所謂殷八自。小臣謎簋說：

> 唯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唯十又一月，遣自鄭師，述東陑，伐海眉，雩厥復歸在牧師，白懋父承王令錫師逵征自五齵貝。小臣謎蔑曆眔錫貝，用乍寶隣彝。[13]

殷八自就是武王滅殷以後，所編成的軍隊，因爲武王伐紂，在牧野與紂王打了一仗，紂王發兵七十萬（一說十七萬），紂王被打敗之後，這些兵就被武王所收，重新編爲八自，以牧野爲駐紮地，所以牧野地方又稱爲牧自，因此銘文說『雩厥復歸在牧自』就是這個道理。到成王時以伯懋父統率殷八自。

一般說八自就是八個軍團。到底一個軍團有多少人？銘文本身無說，無從知曉。不過把殷的軍隊重新編成，當然是挑選其中最優秀的戰士，所以殷八自是一支強有力的隊伍。

另外成王時代還可以命令諸侯率兵出征，如明公簋說：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或，才筥。魯侯又困工，用乍彝彝。[14]

---

[13] 小臣謎簋，郭某氏，陳夢家氏，容庚氏均以爲是成王時器。郭說見『**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㈢，頁二三。大通書局翻印，下簡稱『**圖錄及釋文**』。陳說見『西周銅器斷代』㈠，**考古學報**第九册，頁一七〇，下簡稱『斷代』。容說見『**商周彝器通考**』上，第四章時代，頁四六，哈佛燕京出版社，下簡稱『**通考**』。

[14] **圖錄及釋文**㈢，頁一〇。

成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伐東夷，可以知道這時候諸侯的軍隊還是以族爲主。又班殷也說：

> 隹八月初吉，王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尊王位，乍四方望，秉緐蜀巢，令錫鉞勤戚。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馭、𠬜人、伐東國，痡戎戚。王令吳伯曰：『以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自右比毛父』，趩令曰：『以乃族從父征，出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15]

所謂『趩令曰：以乃族從父征』，就是王令趩以趩之族跟隨毛父出征。由此可知，這時候的軍隊大抵以族爲單位。

除了殷八自和各諸侯的軍隊之外，成王東征的時候，最主要的軍隊是六師，尚書顧命篇說：

>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16]

這是成王去逝，新王康王即位時，太保與芮伯對康王說的話。所講『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也就是說張大六師，不要使我們的高祖文王的顯命敗壞了。六師，詩經中也常見，譬如：

小雅瞻彼洛矣：

>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17]

大雅常武：

>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18]

大雅棫樸：

>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19]

金文中也有六自，[20]

陵貯殷：

> 口陵實眾子鼓罰靈　旅盤，隹巢來伐，王令東宮追以六自之年。[20]

---

[15] 圖錄及釋文(四)，頁二〇。
[16] 書考，頁一一二。
[17] 詩義，頁一八五。
[18] 詩義，頁二五六。
[19] 詩義，頁二一〇。
[20] 圖錄及釋文(四)，頁一〇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盞方彝：

……王册令尹、易盞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嗣六自，王行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王令盞曰、歡嗣六自眾八自執…[21]

南宮柳鼎：

……王乎作册尹，册令柳、嗣六自牧陽吳口、嗣義夷陽佃史……[22]

以上所說的六師，應該都是指西土的六師而言，也就是所謂『西六自』，禹鼎說：

……王迺命西六自殷八自曰，……[23]

六師的成立，應該是在武王滅商之後，與殷八自的成立應該是同時的，因爲武王伐商之前，並沒有六師的記載，僅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而已，並沒有言及六師，所以西六自的成立應該在武王滅商之後，而武王滅商之後，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嚴格的說，應該是成王時代。

金文中還有所謂成周八自，曶壺說：

……王乎尹氏册命曶曰，𠂤乃祖考乍冢嗣土于成周八自……[24]

成周八自應該是成王營建洛邑以後而成立的軍隊，因爲在平定管蔡之亂與武庚的復國運動之前，是不可能有所謂成周八自的，成王的營建洛邑是在東方之亂平定之後，所以成周八自的編成也應該在營建洛邑之後。

以上所說的六師、西六師、殷八師，成周八師都是直接受王室的管轄，所以周王可以直接指使、派遣或派人去管理，這可以由小克鼎得知，小克鼎云：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25]

又前舉之陵貯殷：『隹巢來伐，王令東宮追以六自之年』也可知。此六自，郭某認爲是『成周八自』之六，他說：

『六自』亦見禹鼎，彼言『西六自、殷八自』殆即『成周八自』之六，蓋自有戎事時，不必傾全師而出也。成周（今之洛陽）在殷（今之湯陰附近）之西，故稱爲『西』也。[26]

可見郭某不以西六自爲西土之六自，這是有待商榷的。我們可由前舉之書經、詩經中所稱的六師，知是西土的六師，而且從彔或卣所說的，也可以證明郭某所說是值得商榷的

[21] 白川靜，金文通釋，第十九輯，頁三一六。白鶴美術館。下簡稱『通釋』。
[22] 通釋，第二七輯、頁四六五。
[23] 通釋、第二七輯、頁四五〇。
[24] 圖錄及釋文㈢、頁一〇〇。
[25] 圖錄及釋文㈢、頁一二三。
[26] 圖錄及釋文㈢、頁一〇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彔𢦚卣說：

王令𢦚曰：『敉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自』。……[27]

成周師氏就是成周八師中的領軍之官，也就是成周八師中領軍之一，如果六師是成周八師中之六的話，那麼彔𢦚卣應該會說：『女其以六師師氏戍于古𠂤自』。

毫無疑問的，殷八自與成周八自的兵源都是商的遺民或商朝原有的軍隊改編而成。而西六自則是以周部族爲主，然是否有其他部族參與就不得而知了。

有學者說，殷八自就是成周八自，譬如于省吾氏、白川靜氏就如此主張，于氏說：

從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到，當時周王國的直屬軍隊一共有十四個自，分爲兩個體系。其中的『六自』爲周人軍隊，因爲周人興起于西方，故也稱之爲『西六自』；其中的『八自』，則系周人克殷後，將殷人的投降軍隊改編而成，故也稱之爲『殷八自』。[28]

白川靜氏說：

成周八師也稱爲殷八師，是以成周庶殷構成的，……[29]

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因爲金文中很清楚的記載着殷八自、成周八自和西六自。

至於八自、六自的編制，因爲銘文本身無說，詳細的情形，無從知曉，我們只能作簡單的推測。前述武王時代的軍隊組織是：司馬——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這是根據牧誓而說的。金文並沒有道及亞旅一級，不過根據尚書立政，還是有亞旅一級，立政說：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30]

所以成王時代的軍隊組織也應該是如此。不過人數有些變化。上述武王時代是一司馬統率三亞旅，一亞旅統率三師氏，一師氏統率十千夫長，一千夫長統率十百夫長，一百夫長統率百人。而成王時代只是六自、八自（殷八自，成周八自），所以可能是一亞旅二師氏，一師氏是五千人，一亞旅就是一萬人，一司馬是三萬人。

上述武王伐紂時，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一乘是十人。這與禹鼎裡所稱禹率

[27] 圖錄及釋文㈢、頁六一。

[28] 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一九六四年三期，頁一五二～一五五。

[29] 通釋，第二十八輯，頁五一五。氏說：成周の八師は殷八師ともよばれ、成周庶殷を以て構成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

[30] 書義，頁一二二。

臺灣大學歷史期刊資料庫

武公的軍隊『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相同，[31]每一乘也是十人。不過武王時代戎車三百乘並沒有提駕車的人數，而禹鼎裡說『斯御二百』，駕車的有二人。

大概每乘虎賁十人是西周時代的定制吧。

## 四、昭 穆 共 懿 孝 夷時代

我曾經在『西周昭、穆、共、懿、孝、夷時代的內政措施與外交關係』一文中說到：由於成、康時代的與民休養生息，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發達，國勢強盛，所以才有昭王、穆王時代的對外征伐。但昭王的南征，並不能使四夷心服，最後竟死在南征的途中，所以到穆王時代只好轉向西征，可是這時候就有大臣提出『德治』的主張，所謂『先王耀德，不觀兵』，這恐怕與昭王的南征不能使四夷心服有關，也是穆王之後逐漸走向禮治的原因之一。加上穆王的巡遊無度，致使財匱民窮，所以恭王時代以後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來作對外的發展。因此這時候禮治非常盛行，恐怕也與此有關。[32]

由於恭王時代以後沒有足夠的財力來作對外的發展，所以在八自中設有冢司土的官，或六自中設有虞牧以管理與土地有關的事務。曶壺說：

>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各于成宮。井公內右曶。王呼尹氏冊令曶曰：更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周八自。男女鼄𠂤一卣，玄衮衣，赤市，幽黃、赤舄、攸勒、繼旂、用事。曶拜韻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令，用乍朕文考釐公障壺。曶用匄萬年盨壽永令多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33]

冢嗣土也有稱作大司徒的，如魯大嗣徒匜，魯大嗣徒豆等是。[34]嗣土之官在金文中是掌管耤田、林、虞、牧等等。譽如㪔殷說：

> ……王曰：『㪔，令女乍嗣土，官司耤田，……[35]

又免殷說：

> 王……命免作嗣土，嗣奠還𢦏眾吳眾牧。[36]

所謂『乍冢嗣土于成周八自』也就是管理成周八自的土地或與土地有關的事務，成

---

[31] 通釋，頁四五四。

[32] 見拙作『西周昭、穆、共、懿、孝、夷時代的內政措施與對外關係』，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報第五期，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33] 圖錄及釋文㈢，頁九九～一〇〇。

[34] 魯大嗣徒匜，見圖錄及釋文㈢、頁一九五；魯大嗣徒豆，見三代吉金文存，頁四八～五〇。

[35] 圖錄及釋文㈢，頁一五〇。

[36] 圖錄及釋文㈢，頁九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八自的冢嗣土，其下應該有嗣土，也就是每自有一嗣土。

何以成周八自會設有冢嗣土？這可能與恭王時代以後的局勢有關。我們在前面說過，恭王時代對外發展停止，加上穆王時代的巡遊無度，財匱民窮，所以軍隊的維持相當困難，不得不也令軍隊參加生產工作。所以設立冢嗣土來管理土地。這種情形在盞彝也可以知道一些。盞方彝說：

隹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廟。穆公右盞立于中廷北鄉。王册令尹，錫盞赤市、幽黃、攸勒。曰：用嗣六師，王行、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王令盞曰，併嗣六自眾八師𢦏。盞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用作朕文祖益公寶隣彝。盞曰、天子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盞敢拜稽首曰，剌剌朕身，過朕先寶事。[37]

併嗣六自眾八自𢦏的𢦏，解銘者說法不同，大概可歸納如下：

1.𢦏就是藝的初文，也就是樹藝的藝。郭某說：

𢦏亦當是職官，亦必與六自眾八自相連，即西六自與殷八自中之𢦏人也。𢦏即藝之初文，又每與邇字通用。毛公鼎，有𡍮事，乃王之卑微近臣，則軍中之𢦏亦系卑微官職，如毛公鼎，小子師氏之徒。[38]

2.𢦏即隸農。周鼎生氏說。[39]

3.𢦏與𢎘同，即邇字，假爲璽字。白川靜氏說：

𢦏與𢎘同，在金文裡用作遠邇的邇字。在大克鼎，番生殷有『柔遠能𢎘』，在晉姜鼎有『遠𢦏君子』的話。𢦏、𢎘是通用字。在這裡可能假爲璽。在發軍、命軍時用的璽，以此典璽來命盞。盞在第一次受命時是「用嗣六自」的軍隊的總監，現在併命盞保管六師、八師的印璽，本官與兼務有密切的關係。據說文、璽從土。璽限軍事之外，還用作政令，貨賄等事。[40]

4.𢦏即封，也就是周禮中所說的封人。伊藤道治氏說：

我想（𢦏）這個字是封的初形，也許就是『周禮』司徒屬官封人。如據『周禮』，封人掌在王畿，侯國的疆界上植木，設定疆界，營建祭社稷時的祭壇。根據這

[37] 見註 21。

[38] 郭某，盞器銘考釋，頁一～六，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六期。

[39] 周鼎生，鄘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40] 通釋，第十九輯，頁三一八。氏說：𢦏は𢎘と同じく、金文では遠邇に用いる字である。大克鼎、番生殷に「柔遠能𢎘」の語があり、晉姜鼎には「遠𢦏君子」こいう。𢦏、𢎘は通用の字である。ここでは、おそらく假りて璽の義に用いたのであろう。軍を發し、軍に命ずるには璽を用いるが、その典璽のことを以下、併せて盞に命じたのである。盞は前命では「用嗣六自」とあつて軍の總監であり、いま併せて六師、八師の印璽の保管を命ぜられたもので、本官と兼務は密接な關係をもつている。說文によると、璽は土に從う。璽は軍事のほか、政令、貨賄のことにも用いられた。

個封界，祭祀其範圍內的土地神，由於人間與土地關係必須強化，爲此，設立象徵其地域的土壇，最適合的就是封人。而且封人也同樣作都邑，此外，還掌管祭祀時作爲犧牲用的牛。我想在疆界週邊的萊蕪之地飼養牛是封人職責的由來。恐怕除此之外，連疆界周邊的土地也是在封人的管理之下。從而盞被命爲掌管六師和八師的封人，由此利用疆界周邊的土地而獲得的利益可以作爲自己的收入。[41]

按𠬜，左從木從土，右從𠬞，象雙手持木插在土上，故有種植之意。盞彝說：『王令盞曰，併嗣六自眾八自𠬜』，就是說要盞兼管八師和六師的種植。所以于省吾氏的解釋是對的，氏說：

> 𠬜字，卜辭作𠬜或𠬜，金文作𠬜，孳化爲𠬜、𠬜。古文字偏旁中从艸从木每無別。𠬜、𠬜與𠬜、左从艸或木及土，右从𠬞、象雙手植草木于土上。說文：𠬜、種也，从𠬞聲、𠬞持而種之。按从聲乃聲之形譌，說文訓聲爲土块聲聲，系據已譌之小篆爲說，殊誤。𠬜字隸變作𠬜，典籍作藝或藝。𠬜之本義爲種植草木而加以扶持，種植草木需要有一定的經驗和技藝，故引伸之則爲凡技藝之藝和藝術之藝的通義。……由此以推、則盞方彝之『王令盞曰、𠬜六自眾八自𠬜』，顯而易見，是說王令盞掌六自及八自的谷類種藝之事。[42]

另外，南宮柳鼎也記載王令柳嗣六自牧，陽、虞。南宮柳鼎說：

> 隹王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廟，武公有南宮柳，即立中廷、北鄉，王乎作册尹，册令柳，嗣六自牧陽吳，口嗣義夷陽佃史，令女赤市，幽黃、攸勒、柳拜頓首，對揚天子休，用乍朕剌考陭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43]

陝西青銅器圖錄把陽疑作人名，吳解作大。口因銘文模糊不清，唐蘭氏把大口解作官名。圖錄中說：

---

41 伊藤道治，盞彝銘考，神戶大學文學部記要六，一九七七年一月。第五九頁氏說：

私はこの文字は封のもとの形であり、『周禮』司徒の屬官である封人のこと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周禮』によれば、封人は王畿、侯國の疆界に木を植えて、疆界を設定するとともに、社稷を祭る土の祭壇を設營することを掌握している。これは、封界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範圍內の土地神を祭り、人間と土地との關係を強固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となるからであり、そのために、その地域を象徵する土壇を設營するのに、もっともふさわしいのが、この封人であるからである。また封人は、都邑を作るときにも同じような仕事をするが、それ以外に、祭祀に犧牲とされる牛を管理する役をももっている。これは疆界周邊の萊蕪地などで牛を飼育し、それを封人が管理していたことから由來した役であろうと考えられる。おそらくこのほか、疆界周邊の土地も、この封人の管理下におかれてい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したがって盞は、六師と八師の封人を掌握することを命ぜられたのであり、そのことによって疆界周邊地の利用とそれから得られる利益の何がしかのものを自己の收入とすることを許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る。

42 見註 28

43 見註 22

按南宮柳爲鑄器人。陽，疑人名。大口或稱大𠂤，即大友，官名。佃史、官名。『周禮，春官』有甸（甸即佃）祝，掌田之官，其屬有史一人，佃史，疑即甸祝之屬官。綜括銘文大意，是紀周王命柳司六自牧，陽爲大口，前往義夷地方，陽又爲佃史以隨之，（根據佃史一語，柳往義夷可能是爲整理田賦事。）似含有以武力威脅之意。周王賜柳厚賞，因鑄此所以紀榮寵。[44]

而白川靜氏認爲牧就是免簋『令免作嗣土，嗣奠還𢦏吳衆牧』，同殷『左右吳大夫，嗣易林吳牧，自涇東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的牧，吳缺口形，就是以上二器的吳字，也就是虞字。陽可能是同殷的易，也就是所謂場人之職的場人，掌國的場圃。吳下一字未詳。牧、場、虞三職是同系統的職事，因爲是附屬於六自的，所以以其收獲來供師旅之用。[45]

由以上的說明，我們知道這時期的軍隊因爲作戰少，爲了供給軍隊的經費，所以軍隊本身也就不得不參加生產的行列。但這種生產的現象，是否就是于省吾氏所說的『屯田制』是很難確定的。

## 五、厲 宣 幽時代

到厲王時代，對外戰爭又起來了，厲王曾伐南淮夷與西戎。[46]他又派西六自與殷八自討伐鄂侯駿方。禹鼎說：

禹曰，不顯桓桓皇祖穆公，克夾召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𢦚望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𠂤朕祖考，政于井邦，肆禹亦弗敢悉，賜共朕辟之命，烏虖，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或，亦唯噩侯駿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或東或，至于歷寒，王迺命西六自殷八自曰，𠂤伐噩侯駿方，勿遺壽幼，肆自彌宋匈匡，弗克伐噩，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東西六自殷八自，伐噩侯駿方，勿遺壽幼，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休，隻厥馭方，肆禹又

---

[44] 陝西省青銅器圖錄，頁二十四、圖七九南宮柳鼎。

[45] 通釋，第二十七輯，南宮柳鼎，頁四六六，氏說：これと似たものに
免簋　令免乍嗣土、嗣奠還𢦏衆吳衆牧
同殷左右吳大夫、嗣易林吳牧、自涇東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
のような例がある。牧は上二器の牧、吳は口形を缺くが、やはり二器にいう吳すなわち虞であろう。陽はおそらく同殷の易に當るもので、いわゆる場人の職であろう。周禮地官にその職があり、國の場圃を掌る。吳下の一字は未詳。上の三職と同系の職事であろう。何れも六自に附帶するもので、その獲るところを以て師旅の用に供するのである。

[46] 見拙著『西周厲宣幽時代的內政措施與對外關係』，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七期。

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用乍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47]

不過這時候的西六自與殷八自的戰鬥力已經很弱，所以『弗克伐噩』，不得不以武公的軍隊去幫助。武公派禹率領武公的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去助戰，才將噩侯駿方俘獲。由此可見這時候的所謂六自與八自作戰力與初期的時候比較起來已經相差很多。這可能是由於恭王以後對外戰爭少，軍隊參與生產工作，訓練方面就比較少的緣故吧。

不過，厲王時代還很注意八自的訓練情況，這個可以由小克鼎得知，小克鼎說：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師之年。克乍朕皇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夙朕辟魯休，用匄康勮，屯右眉壽，永令霝冬，萬年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48]

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也就是王命善夫克布達王的命令，要考察八自的成果。遹，郭某認爲是語詞；正，是底績考成的意思。[49]白川靜氏認爲遹是持著大矛站在臺座上表示巡察的意思。[50]

由禹鼎與小克鼎的記載可知，西六自、殷八自和成周八自還是西周王室軍隊的主力，只不過厲王時代軍隊的戰鬥力沒有西周初期的來得強盛罷了。同時我們由禹鼎的記載也可以看出，這時候諸侯的軍隊已經不是以族爲單位了。而是以車、徒爲單位所謂『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駿二百，徒千』者是。也是以乘爲單位。這與初期的『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或』已經是大大的不同了。

到了宣王時代，對外戰爭頻繁，可是金文反而未發現有殷八自或成周八自的記載，不過在古典書中還有『整我六師』的記載。大雅常武說：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51]

六師到底有多少？未見說明。如依小雅采芑說宣王派方叔伐蠻荊時的情形來看，當時的車隊有三千之多。采芑說：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

[47] **通釋**，頁四四二。

[48] **圖錄及釋文**㈢，頁一二三。

[49] 見註48

[50] **通釋**，頁五一六。氏說：

遹は大矛を臺座上に立てて巡察する意を示す。

[51] 同註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涖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52]

若以一乘徒十人來說，三千乘就有三萬人，還有駕御的人，如前禹鼎所說的『戎車百乘，廝馭二百』來說，每乘駕車者二人則三千乘也有六千人。這還沒包括甲士在內。小雅采芑只是派方叔伐蠻荊，玁狁，另外他還討徐方，伐姜戎。所以這時候的軍隊必定很多，編制也一定很大。

這時候的兵車與徒兵是分別計算的，這可由史記秦本紀所說的得知。史記秦本紀云：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女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53]

宣王給莊公昆弟五人兵七千人使伐西戎，並沒有給他們戎車，所以知道除了戎車、徒御之外，還有兵。

## 六、結　語

由上面的分析說明，我們知道西周在其先王公劉時代就有了軍隊，不過這時候軍隊的詳細情形，我們不得而知，由詩經看來，公劉從邰遷到豳，跟他的可能都是公劉的本族人，所以由此推測，公劉時代的軍隊組員，很可能都是周部族。

到了武王時代，據牧誓和史記的記載來看，知道武王時代的軍隊是以周部族爲主，另外還有其他諸侯國的軍隊以及一些少數的外族，像庸、蜀、羌、髳、彭、濮、等等。周族軍隊的組織是司馬——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百夫長統率一百人，千夫長統率千人，一師氏統率五千人，一亞旅統率一萬五千人，一司馬統率四萬五千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2] 詩義，頁一三六～一三七。
[53] 史記 秦本紀第五，頁九十三～九十四，百衲本。

。由此可知，一司馬統率三亞旅，一亞旅統率三師氏，一師氏統率五個千夫長，一千夫長統率十個百夫長。另外還有戎車三百乘，一亞旅統率一百乘，每乘是十人。

到成王時代，軍隊的編制，組織大致就緒，王室方面就有所謂西六自、殷八自和成周八　。西六自當然是西土之人所組成，中心還是周族本身，這可能是從武王滅商之時所率領的所謂「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改編而成。殷八自是武王滅商之後所成立的軍隊，成周八自是成王平定管蔡之亂以後所建立的軍隊。一自大抵還是五千人。所以西六自就有三萬人，殷八自有四萬八千人，成周八自也有四萬八千人，由於殷八自和成周八自是以商族爲中心的軍隊，所以統率大抵是周族人。

王室除西六自，殷八自，成周八自之外，還可以派遣諸侯的軍隊出去作戰，不過這時候諸侯的軍隊，大抵上還是以部族爲主，所謂『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就是其證。

西六自是以鎬京爲基地，殷八自是以牧師爲基地，成周八自是以洛邑爲其根據地。這是周王直接統制的軍隊。

從成王之後經過康王、到昭王、穆王時代，由於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巡遊無度，所以到恭王時代對外的戰爭很少，財政也感缺乏，這時候的軍隊，由於對外戰爭的停止，財政的缺乏，不得不參加生產工作，所以在六自設有司牧，八自設有冢司土管理與土地有關的事務。不過這種事情，是否就是于省吾氏所說的『屯田制』就不得而知了。

由於恭王時代的軍隊參加生產工作，戰鬥力可能因此而低落，所以到了厲王時代派西六自和殷八自去伐噩侯馭方的時候，便無法把噩侯馭方打敗，必須借重於武公的軍隊。

武公曾派禹率領武公的軍隊「戎車百乘、斯馭二百，徒千人」去幫助西六自和殷八自作戰，最後才把噩侯馭方俘獲。由此可知，諸侯的軍隊戰鬥力逐漸強盛，而且這時候諸侯的軍隊也不是以部族爲主了。

不過厲王時代對所謂六自、八自還非常的注意，譬如小克鼎說「王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這可能是厲王伐噩侯馭方以後有感於西六自和殷八自的戰鬥力低落而加強周王軍隊訓練的緣故吧。

到宣王時代，因爲對外戰爭的頻繁，所以人數增加，宣王時代曾命方叔伐玁狁，其時有所謂「其軍三千」，車一乘十人，三千乘就有三萬人，如果以武公的每乘徒十人，馭二人計算也有三萬六千人，還有甲士不算在內的。另外宣王還曾伐姜戎、獫狁等等，所以這時候軍隊的編制一定增加，只是增加到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從武王時代的所謂『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和宣王時代的『

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來看，我們知道，甲士可能就是後世所說的步兵，與『虎賁三千』和『徒千人』不同。所謂『虎賁』『徒』應該是隨車人員，或許就是射手也說不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